

ChatGPT 何以变革教育研究范式

何伟光¹, 李均²

(1.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2.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高教所,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类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突破。当代教育研究范式深陷于多维交织的桎梏,其知识论呈现认识逻辑乖离,理论与实践隔阂;本体论出现立场扞格,异质主体对峙;方法论暴露径向分野,创新匮乏;价值论隐现方向摇摆,信仰衰微。ChatGPT 展现了其系统重构教育研究范式的潜力:转变知识生产模式,推动知识回归实践本真;超越单一本体论藩篱,增进研究主体间交融互鉴;整合融通多元方法,加速研究方法创新;兼容不同价值向度,助力研究摆脱功利主义羁绊。作为颠覆性技术的 ChatGPT 亦难避“普罗米修斯式耻辱”,如知识生产隐含谬误性、黑箱性及滞后性,潜藏学术失范与版权纠纷隐患;学者身份认同弱化,陷入“智能巢穴”,沦为算法“服从者”;威胁国家安全,使社会面临“趋向虚无”危机等。为使得 ChatGPT 驱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应重构教育知识生产逻辑,促进教育知识科学创生;批判性创新本体论立场,坚守教育学者研究主体性;升级融合传统教育研究路径,加快新兴研究方法开发;注重人文关怀价值诉求,提倡研究价值取向返本向善。

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 ChatGPT; 生成式人工智能;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 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23)05-0015-11

自 2022 年底起,聊天生成式预训练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以下简称 ChatGPT)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该技术可依托先前大规模训练数据,根据用户输入的图片或文本提示而生成相关文本内容,其最新的 GPT-4 版本在多种专业和学术基准测试上都表现出接近人类的水平^[1]。目前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所展现出的强大的交互、创意内容生成及复杂数据处理能力堪称惊艳,被誉为“人类科技历程中的重大飞跃”。《自然》(Nature)期刊预测,ChatGPT 将对研究人员工作方

式产生巨大影响,“能够加速研究创新,减少出版周期,助力流畅写作,提升科学公正性,并丰富科学视角的多样性”^[2]。我们认为,这种颠覆性技术不仅仅改变研究人员的工作方式,而且将对整个科学研究的“范式”产生深刻影响。就教育研究而言,尽管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严峻复杂。有学者直言“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巨大分歧是教育学不成熟的表现”^[3]。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演进,有可能提供促进范式变革的外部力量,以突破教育研究范式困境。因此,系统探讨 ChatGPT 给教育研究范式变革带来的

收稿日期:2023-07-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学史”(BIA190190)

作者简介:何伟光,教育学博士,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从事智能教育研究;李均(通讯作者),教育学博士,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执行主任、高教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

机遇及挑战,并探索具体应对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当代教育研究范式遭遇的多维困境

教育研究范式(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是教育学术共同体在关于知识获取方式、教育研究的本质、研究方法和追求目标等核心议题上的共识,它包含了研究观念、原则、标准以及方法论等构成要素^[4]。这种范式构成了教育学者开展学术探索的基础,并对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效用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国际主流的教育研究范式包括:基于客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倚赖研究者个人经验的解释研究、以特定理念作为审查标准的批判研究以及以问题为导向且融合多种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等^[5]。当代教育研究范式尚未成熟,面临着知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及价值论等多重挑战,亟需进行突破。

(一)知识论:逻辑分歧,偏离实践

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各有其独特的知识论立场,这不仅影响了研究的内容、方法,还决定了研究关注的重点方向^[6]。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兴起了“思辨范式”与“实证范式”之争,对于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哪些知识最有价值、如何发现知识以及知识如何被检验等教育研究范式知识论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有观点认为,“实证研究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知识增长、学科发展的主要途径”^[7]。实证教育研究所获得知识具有客观性,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研究范式发展的主导方向。然而,有国外学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教育研究领域“范式战争”(Paradigm Wars)之后的30年间,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在美国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生论文中逐渐受到青睐,而基于随机对照试验和因果推论的研究范式却呈现下降态势^[8]。这表明,解释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知识论同样享有学理上的合法性,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另外,有学者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融合两种研究范式。有学者坦言,教育思辨研究和教育实证研究各自都有其价值,“两种研究范式都是教育知识进步的必要环节”^[9]。由此可见,有关教育研究范

式中的知识论问题,国内外教育学界均存在显著的认识逻辑乖离,尚待达成共识。

劳丹(Larry Laudan)强调,“科学的主旨在于解决问题”,理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与它的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密切相关”^[10]。而当前一些教育研究范式所产生的理论知识与教育实践之间出现了显著的“鸿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当代主流教育研究范式危机在于“无法系统指导实践改进”^[11]。以智能教育研究为例,尽管近年来学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在一线高校教学过程中却鲜有应用。这使得教育实践者不再依赖专业的教育研究范式,而是倾向于寻求更实用的教育知识来源。从更深层次看,当前教育研究范式之所以陷入知识论困境,是因为其知识生产、发展及传播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或者“圈内循环”的模式,而忽略了广大师生“自下而上”的实际需求。面对新兴智能技术的“知识替代”,偏离实践的教育研究范式可能面临严重的合法性挑战。

(二)本体论:立场扞格,主体矛盾

本体论涉及关于现实或存在的本质的哲学假设^[12]。教育研究范式的本体论与教育存在密切相关。有学者回顾近百年来国际教育研究领域对教育本体论的探索,发现存在教育作为思想交汇、文化建构及制度构建三种不同的教育研究本体论基础^[13]。不同的教育研究本体论基础影响了学者如何理解教育现实、教育研究及教育研究对象的本质。不同教育研究本体论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它们教育研究立场及重点存在显著差异。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存在着“宏大叙事”范式与“微观转向”的“宏微之辩”^[14]。主张个人本位的研究者更偏向于研究微观层面的教育问题,如与学生成长发展紧密相关的课堂教学、学生学习等主题。而持有社会本位论的学者则强调,应更加重视宏观教育问题,如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战略等宏大主题。这些主张折射出学界在教育研究范式的本体论问题上存在较大的观点差异。

教育研究范式中本体论分歧与教育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有关。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厘清研究主体的教育价值观和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体层次及类型,因为从教育研究本体论角度出发,教育研究可

视为主观意志的表达^[15]。教育研究范式所反映的主观意志与其研究主体地位密切关系。教育研究范式不仅关乎知识生产,还与学科组织、主体话语权及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学者提出,“学院派往往被视为专业化研究者或高水平研究者,实践派则被视为低水平研究者,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排挤出研究或实践的主流圈”^[16]。当异质教育研究群体之间存在学术话语权矛盾时,在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问题上出现“各执一词”的分歧难以避免。

(三)方法论:径向分野,创新匮乏

当前教育研究方法融合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从当代国际主流教育研究范式看,不同研究范式各具特色,例如思辨研究范式以逻辑推演方法为主,量化研究范式以调查法或实验法为主,质性研究以个案研究法及田野研究法为代表^[17]。而现今教育研究范式的困局在于“非此即彼”的争执中,且混合使用不同方法在某些教育研究中容易遭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当前学界存在着将研究方法上升到目的的倾向^[18]。这种从“术异”上升到“道不同”的困境,导致了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中的方法难以依据实际问题融会贯通。

另外,教育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已逐渐成为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的重要难题,凸显出教育研究方法基础亟待夯实。例如,尽管教育数字化实践进展迅猛,但相应的创新教育研究方法研发和应用较为缺乏。有研究者提出,循证教育研究方法在理论、人才及数据方面均存在短板^[19]。部分前沿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挑战。这使得教育学者在面对智能时代不断演进的教育场景及复杂的教育数据时,容易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尴尬困境。

(四)价值论:方向摇摆,信仰衰微

教育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创新活动,其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当前一些学者在把握教育研究范式价值导向时,似乎陷入价值方向摇摆的僵局。其根源在于,一些教育研究范式的内在价值取向存在着严重分歧。此种价值导向困局在教育实践领域同样存在,如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着“认识

论”与“政治论”之间的价值冲突。有学者指出,“教育研究的取向与教育的时空存在密切相关,而关于研究价值取向的博弈始终牵涉研究者的立场”^[20]。对于教育研究范式是否应该持有预设价值立场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主张,教育研究范式应当力求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方式呈现教育规律。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教育研究范式必须坚守某种理念,以此为指引统领教育研究。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价值理念的矛盾碰撞,导致学者在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选择上陷入左右为难的“摇摆”困境。

当前,教育研究的价值困境还深受外部评价体系影响。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功利主义遮蔽了教育基本理论特性”^[21]。在诸多教育研究范式中,都有因过度追求功利而偏离本源的现象。一些学者在把握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时,沉浸于短期的功利诉求,以至于在追逐所谓的教育研究热点及潮流中,迷失了教育研究范式本该有的价值。此时,原本独具特色的实证、思辨及批判等研究范式,已被价值异化的“功利主义”教育研究范式所取代。如此一来,教育研究者构建、验证及传播知识的价值逻辑发生扭曲。这种现象反映出当今学界的普遍困境,“当代学术信仰的退场与缺失导致学术异化和学者匠化,突出表现为学术目的功利化、学术问题课题化、学术过程快餐化、学术成果模式化、学术评价绩效化”^[22]。追根溯源,教育研究范式的外部价值危机与一些学者学术信仰淡化息息相关。在学术信仰淡化的环境下,教育研究范式的外部价值选择变得更加复杂。

二、ChatGPT 变革教育研究范式的机遇

纵观历史演进,在科技革命驱动教育变迁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教育研究范式变革。在农业社会时期,重视推理和演绎的思辨研究范式逐渐浮现。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基于科学仪器工具的实证观察及实验研究得以盛行,使得实证研究范式逐渐成为主流。进入信息化时代,基于数据的复杂科学研究范式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 ChatGPT 为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显示出变革教育研究范

式的巨大潜力。它有望从知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及价值论的角度,重构当前的教育研究范式,有力地推动教育研究创新发展。

(一)转变教育知识生产模式,推动教育知识回归实践本真

ChatGPT有助于融汇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构建教育知识生产的创新模式。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根据知识生产形式的本质特性,区分出两种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一种是带有明显学科界限与特定学术价值规范的“模式1”,另一种是以问题为核心、强调跨学科协作的“模式2”^[23]。过往思辨与实证教育研究范式之争,实质上反映出知识生产“模式1”的局限。然而,随着ChatGPT的引入,学者们有机会突破“模式1”的短板,充分挖掘“模式2”的潜力,并为教育知识创新活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言,“我们的研究之径并非笔直,而是在公理与实证之间不断穿梭”^[24]。在ChatGPT协助下,学者们有望借力多种教育研究范式的优势,生成更加可靠的知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明确提出,知识的可证伪性是科学探索的基石,故在科学研究中,认识论应关心如何评估和验证知识的方式^[25]。ChatGPT还可促使教育研究者从多学科角度提出命题假设,并通过理论推导、数据挖掘分析及批判性检验等方式高效地创造教育知识,从而突破“唯思辨”或“唯实证”的桎梏。

其次,ChatGPT有助于推动教育研究回归实践原点。所谓教育研究的“原点”,是指教育研究需要探索、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要回归教育的学术传统,这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也是教育实践的呼唤。”^[26]真正关注教育实践,尤其是实际问题解决的取向,构成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原点”。卡琳娜·诺尔-切蒂纳(Karin Knorr-Cetina)在探索知识生产过程中发现,构建全新信息及重构现存科学知识均是复杂的过程,正如香农所言,信息蕴含熵的递增^[27]。在处理棘手的教育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容易陷入“信息量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的困局。此时,ChatGPT可协助教育研究者整合分析海量的多模态教育数据。依托ChatGPT

处理多类型、大容量教育研究数据的优势,教育研究者能更为精准地解读教育现象的深层规律,并构建具有鲜明实践导向的教育知识。

ChatGPT还可以为广大一线教育实践者提供研究支持,推动教育研究从精英层推广和扩散到大众层,从而将教育研究范式的核心重新锚定于教育实践的本源。ChatGPT极大地简化了原本需要大量科研训练的研究活动,如文献检索、研究设计、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为一线教师提供了更多教育研究的契机。这种变革趋势如同近年来兴起的短视频热潮,让视频创造与传播不再局限于少数专业机构与人员,推动社会迈向媒体大众化时代。ChatGPT具备出色的科研助手功能,能降低开展前沿教育研究门槛,激励更多一线教师投身教育研究,由此带动具有显著实践性的教育研究范式蓬勃发展。

(二)超越单一本体论藩篱,增进教育研究主体间交融互鉴

ChatGPT可支持教育研究者实现不同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的融汇。在“求真”的过程中,教育研究者需要突破单一本体论立场及固有的思维定式,采取多种视角,寻求对教育事实更深刻的理解。国外研究表明,ChatGPT在总结特定主题研究进展、分析特定主题研究成果及探索研究方向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8]。ChatGPT拥有灵活多元的研究立场,这使其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中具备独特的优势。当学者运用ChatGPT深化教育研究范式变革时,它能够提供多种思路把握教育现实及剖析教育问题。在人机协同条件下,教育研究者可超越实证本体论、建构本体论及批判本体论等立场,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教育事物。

ChatGPT可通过深入的人机交互,协助学者理解不同教育研究范式视角下教育事实。有学者提出,“教育研究的主体不是一个单主体,而是在‘事件场’中对话的主体间性或双主体、多元主体”^[29]。在传统教育研究范式中,让不同立场的教育研究者围绕特定教育事件展开对话往往难以操作,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却可依据研究者的立场框架及所提供的背景脉络,提供面向教育事件本身的互动反馈。ChatGPT的革命性在于从机器语言转向自然语言

的交互^[30]。ChatGPT可理解人类复杂而多元的语言符号系统,且能够通过深入的多轮次人机交互,借助丰富的知识符号来展现其他学者对教育事实的理解,构建起便于质疑、验证及反思的场域。这有助于化解不同教育研究立场者缺乏互通的尴尬局面,增进不同教育研究主体之间的理解及尊重,缩减人们在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上的异质性。

(三)整合融通多元研究路径,加速教育研究方法创新

ChatGPT能够协助学者探索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有学者呼吁,在教育研究方法开发过程既要关注其技术化逻辑,又要重视艺术化逻辑^[31]。此类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要求学者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具有较高难度。而ChatGPT可轻松融汇众多类型的研究方法,帮助教育研究者打破“方法论孤岛”,孕育出丰富多样的教育研究方法交融体。教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采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等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需要遵循规范的流程,如有学者提出了包括“问题(Problem)”“见解(Insights)”“集成(Integration)”及“理解(Understanding)”模块在内的跨学科研究过程整合模式^[32]。然而,这些复杂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面临着难以综合应用的挑战。ChatGPT可提供将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应用的策略,并可根据实际教育研究问题进行灵活组合应用,推动教育研究方法向多学科、多范式方向演进。另外,ChatGPT可以促进新兴教育研究方法开发及应用。有学者提出,强算法算力能够推动计算教育学迭代升级^[33]。这揭示了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研究范式的积极推动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支持文献综述、文本分析、内容挖掘、情感识别、图像视频识别、数据分析、虚拟互动实验及自动化评估等研究方法的实施。例如,ChatGPT最近推出的代码解释器(Code Interpreter)能够帮助研究者展开复杂的统计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及高级数学计算分析工作,这能够增强教育学者运用复杂研究方法探索相关教育问题的能力。

ChatGPT还可使得预测性教育研究方法创新

更容易展开。由于技术的快速演进,学者对未来的教育图景充满想象。有学者提出,以未来考古学法、科幻叙事法及教育现实虚拟法为代表性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教育研究的科幻范式^[34]。这种前瞻性研究方法与主流教育研究范式有显著差异。有研究者提出,“我们需要基于社会学想象力的思维路径,回应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未来教育发展问题”^[35]。与传统社会学科幻研究范式所不同,ChatGPT所赋予教育研究者的是技术驱动下的创造力。基于概率生成和采样(Probability Generation and Sampling)、模糊性和随机性(Ambiguity and Randomness)等算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可能创造与之前训练数据所不同的、具有想象力的新见解。国外有学者发现,在众多功能之中,创意写作是ChatGPT的强项^[36]。由于具备庞大的知识储备及强大的逻辑联想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展现出独特的创造力。例如,ChatGPT在教育科幻内容生成方面表现出众,它能够辅助学者对未来教育发展图景展开预测分析,可支持学者探索一些极具前瞻性的教育议题。

(四)兼容不同价值向度,助力研究摆脱功利主义羁绊

在教育研究范式的革新中,ChatGPT展现了协调多元研究价值视角的潜力。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多学科乃至超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视角,教育研究者能够让新教育研究范式的价值取向变得更加多元、包容及综合,有助于提出解决教育研究价值冲突问题的新思路。ChatGPT可细致捕捉不同学派学者的价值观点和观念立场,深入挖掘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价值视角的交叉融合点,增进教育学者共同体的价值共鸣。国外有学者发现,其能够快速分类访谈数据中的模式主题、识别受访者情绪、预测数据趋势及对大量数据进行挖掘^[37]。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研究中拥有更开放的价值立场,可更为客观中立地对教育现象及教育数据进行解读。此种独特而新颖的教育研究范式价值向度,可为教育学者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价值视角。

ChatGPT还能促使学者引领教育研究范式突破功利主义的束缚。ChatGPT的出现启发教育学者应更加关注研究的“为人”价值,而非仅仅追求抽象

的知识及其衍生的外在价值。这有助于推动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向。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高效的工具,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教育事实,聚焦解决师生所关注的迫切问题,确保教育研究范式真正为师生成长发展服务。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所不能实现的事情恰恰是人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38]。另一方面,ChatGPT在生成知识内容方面的突出能力,有助于减轻教育学者在重复性知识生产上的负担,让学者更加专注于探索高深的教育学问。此外,ChatGPT亦有望促使一些“唯论文”“唯数量”的学术评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使得教育研究范式创新变得更加纯粹,帮助教育学者重建学术信仰。

三、ChatGPT 变革教育研究范式的挑战

德国技术哲学家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在《人类的过时》一书中提出了“普罗米修斯式耻辱”(Promethean Shame)理论,揭示了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强大技术面前的风险焦虑、无力感及被毁灭危机。他指出,“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制造及应用的所有东西,正是这种致命偏差使得我们陷入了不祥的装置中,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末日效应”^[39]。“普罗米修斯式耻辱”理论提醒人们要重视颠覆性技术背后的挑战。ChatGPT有望为教育研究范式变革带来积极作用,但其潜在的风险也是不容小觑。

(一)撼动知识本质:从技术与知识的角度审视挑战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教育知识生产带来新的机遇,却同时引发了对知识本质定义的挑战。柏拉图关于知识的真实性、可证明性及可信性的“三大要素”理论是公认的经典,然而,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知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现阶段,受技术的局限性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时会出现伪造或提供错误知识的情况,这无疑给教育研究带来了困扰。一些国外研究者发现,目前ChatGPT在提供生成内容的引用来源时,存在捏造参考文献的问题^[40]。在当前技术水平下,ChatGPT偶尔

产生错误信息,可能触发连锁的推理错误,进而导致重大谬误。有学者指出,“其归纳既有知识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与人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41]。

ChatGPT在变革教育范式时还面临知识可信性问题。为了保证模型输出的稳健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普遍采用历史数据与信息进行知识构建,这也意味着其输出的内容可能呈现出某种有时滞性。再者,由于ChatGPT的预训练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其输出内容有时可能带有偏见^[42]。如何让教育研究者对ChatGPT输出的知识建立信心,已经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人工智能所输出的知识,是否真正可以被视为可靠知识来源?当学者面对ChatGPT那如同“黑匣子”般的复杂算法架构时,又该如何验证并信赖其所输出的知识呢?在人机协同推进教育范式变革过程中,这些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ChatGPT在输出知识内容的过程中,通常会融合多种来源的信息、知识及数据。然而,当前此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往往没有明确注明其内容来源,这影响了其所生成的教育知识的可证明性。此现象受到学术界和教育实践者广泛关注,人们认为其容易引发学术诚信问题^[43]。当学者试图使用ChatGPT变革教育研究范式时,如何确保其输出知识的可追溯性成为了一大难题。这种不透明性使得学者确认知识的真实来源变得困难,并可能带来学术失范风险。已有学者警告,ChatGPT可能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甄别更为困难、学术责任淡化,以及学术界的信任危机^[44]。在某些“唯论文”与“唯数量”的评价机制诱导下,这些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此外,ChatGPT在知识生成过程中也面临着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有研究者警示,其可能在版权、数据产权及专利方面导致知识产权的困局^[45]。

(二)人让位于机器:从技术与人类权益的角度审视挑战

当学者日益依赖ChatGPT来助力其教育研究范式变革时,他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对此类技术的认知依赖,从而深陷“智能巢穴”而难以自拔。他们的思维可能变得“机械化”,慢慢丧失人类独有灵感、创意及智慧。此时,ChatGPT可能从“助手”逐渐演变为“束缚”。另外,ChatGPT在知识生产

中的强势地位,可能令部分学者质疑传统教育研究范式的价值。甚至有学者提出,在象征秩序中将ChatGPT崇高化,是其对人们产生巨大冲击及震荡根源^[46]。过度依赖ChatGPT,可能导致研究者失去独立研究意志,习惯被动地接受其输出的观点,从教育研究范式变革的“主导者”沦落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从者”。

长期以来,学者在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和应用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展现出与人类学者相匹敌的教育研究范式革新潜力。这使得许多研究者备感忧虑,担忧会被取代。未来ChatGPT引领的教育知识生产范式变革,可能导致人类不再完全掌握教育研究话语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教育研究范式所产生的知识,是否还会以人为本?由机器算法所生成的教育观点,是否会改写教育知识体系,从而导致具有人的经验及情感的教育知识逐渐边缘化?ChatGPT也可能使得人类教育研究角色和教育学术文化发生不可逆的深刻改变。这种趋势可能使一些教育研究者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影响他们学术身份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教育研究主体替代风险,无疑是人们不得不警惕和防范的“恶果”。

(三)面临“趋向虚无”危机:从技术与社会的角度审视挑战

尽管ChatGPT辅助教育研究范式变革通常不会直接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然而,一旦被具有不当意图的利益团体或个体恶意利用,它有可能促成大量的误导性教育研究,进而扭曲公众舆论与教育政策取向,为教育发展及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无节制滥用还可能放大社会中的某些不当思维模式,导致社会偏见及歧视进一步加深。ChatGPT此类由国外科技公司所掌控的技术平台,可能带来数据安全、政治安全及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47]。当教育学者寻求利用ChatGPT推动教育研究范式升级时,还存在着敏感教育数据泄露风险,以及过度依赖外国关键技术隐患。

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ChatGPT变革

教育研究范式所带来的风险还可能触及国家安全范畴。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前沿技术进行集成,其一旦遭受计算机病毒或其他形式的恶意攻击,可能对教育研究者及相关的师生产生严重的身心影响。尤其在那些大规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社会实验的研究中,安全风险的累积可能更为显著。先进的人工智能所隐含的颠覆行业和控制人类社会的风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ChatGPT对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是否会颠覆教育研究生态,或者其推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是否会将人类社会引向歧路,均是必须审慎对待的议题。有学者直言“伴随着机器智能成分的增加,机器毁灭人类的能力日益增强”^[48]。这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通过变革教育研究范式这一“中介”,间接对人类社会产生威胁。如果人们不能妥善处理这些潜在的隐患,那么社会就可能面临“趋向虚无”的巨大风险。

四、ChatGPT变革教育研究范式的实践路径

面对具有颠覆性特质的ChatGPT革命,我们需要规划合理的应对路径,深度挖掘其应用潜力,同时规避其潜在的风险,从知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及价值论等维度系统地推动教育研究范式转型升级。

(一)重构教育知识生产逻辑,促进教育知识科学创生

为推动教育研究范式的知识论变革,应加强探索ChatGPT时代的教育知识哲学,重视教育知识生产的实践导向逻辑,确保ChatGPT在教育知识生产中的规范使用,逐步推动教育知识生产大众化。学者应深入反思及重构ChatGPT时代教育研究范式中的知识哲学,不宜局限于单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知识生产逻辑,而应在ChatGPT支持下,融合多种教育研究范式的知识生产优势,以促进具有解释力的教育知识生成。在利用ChatGPT升级教育研究范式时,我们要处理好教育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重视教育研究范式中的知识实践性导向。学者需及时回应广大教育实践者对特定教育知识的迫

切需求,运用 ChatGPT 精准分析教育实践问题,迅速提出有效的理论解决方案。此外,学者需要高度重视教育知识生产的规范性,明确在教育知识生产中运用 ChatGPT 的规范及基本原则,科学合理地运用 ChatGPT,并始终坚守“科研第一责任人”的底线。教育研究者应仔细审查 ChatGPT 生成的知识内容,确保其满足真实性、公正性及客观性等学术要求。同时,应鼓励更多的一线教师运用 ChatGPT 共同参与教育知识生产活动,并帮助他们将其富有实践性的经验及智慧,按照特定教育研究范式转化为严谨的教育知识,从而推动教育知识生产大众化。

(二) 批判性创新本体论立场, 坚守教育学者研究主体性

利用 ChatGPT 推动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变革,既要着眼于本体论立场创新,也要关注人机之间的研究主体关系。首先,应重视从批判性视角出发,推动教育研究范式的本体论创新。ChatGPT 可以快速整合并提供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中的本体论立场观点,为学者们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在 ChatGPT 的支持下,教育学者可时常从其他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的视角出发,对自身研究本体论立场进行批判性思考,从而超越其局限性,更深刻地理解具体的教育事物。其次,需要持续地探索 ChatGPT 背景下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等基本理论问题。学者应该关注教育研究对象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科学解释等深层次理论问题。同时,学者们还需仔细审查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及建构主义等主流教育研究范式本体论所面临的新挑战,通过跨学科协作及在研究实践中改进等方式,针对性地优化这些教育研究范式。最后,学者需要坚守 ChatGPT 背景下的教育研究主体性。要实现人工智能的解放本质,需要理性对待相关异化问题^[49]。尽管 ChatGPT 具有助力教育研究范式升级的潜能,但其亦潜在未知的异化风险。“人类应坚持审慎包容、勇敢应对的态度,掌握人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50]。因此,学者必须树立人类在教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妥善平衡人类研究和算法驱动研究之间的关系,确保人类主体拥有教育研究范式变革的话语权及主导权。

(三) 升级融合传统教育研究路径, 加速新兴教育研究方法开发

首先,应利用 ChatGPT 深化已有教育研究范式中特定方法的分析能力。ChatGPT 在分析文本、数据等信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帮助学者突破原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学者需摆脱对已有研究方法的惯性思维,持续学习有关智能化研究方法技巧,掌握并运用 ChatGPT 所提供的文献归纳、语义分析、交互对话、情境模拟、数据挖掘及知识图谱构建等研究手段,改造升级传统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已有教育研究范式的方法分析能力。其次,要积极探索 ChatGPT 背景下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之间方法融合创新的方式。学者应该探索利用 ChatGPT 整合不同教育研究方法,并构建相应的教育研究方法融合标准框架,以提高教育研究质量及教育研究方法的可复制性。此外,还应面向教育中的复杂问题探索基于 ChatGPT 的新教育研究方法。学者可积极围绕当前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尝试使用 ChatGPT 作为新研究工具,提出及验证新的研究方法。例如,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科交叉、知识挖掘、数据处理及逻辑优化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可分析海量教育数据、预测教育发展趋势及仿真模拟未来教育情境的复杂性教育研究方法。

(四) 注重人文关怀价值诉求, 倡导价值取向返本向善

为了借助 ChatGPT 推动教育研究范式的价值论变革,需要从教育研究内部价值和外部价值两个维度同时着力。首先,应运用 ChatGPT 增进不同教育研究范式价值视角的互通互鉴。ChatGPT 为教育研究范式中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理解及互通提供了有利契机。学者应借助 ChatGPT 所展示的多元化教育研究价值视角,增进对其他教育研究范式价值取向的理解与借鉴,从而构建更完善的教育研究范式价值视角。其次,应高度重视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尽管 ChatGPT 能够灵活地增强不同教育研究范式的价值特性,但在彰显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性价值和社会责任方面,仍需人类学者起主导作用。学者在利用 ChatGPT 推动教育研

究范式转型时,应该始终坚持关怀教育中人的价值导向,进行“穿透式”教育研究范式价值定位,将重点放在真正促进师生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上。再者,必须超越教育研究范式的功利主义倾向。智能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需加强破“五唯”,并重视探“五新”^[51]。应加快对传统教育评价模式进行改革,为教育研究范式回归其价值本源提供契机。在借助ChatGPT赋能教育研究范式升级时,学者应超越对教育研究范式外在功利价值的过度追求,更加注重教育研究范式的原创性、前沿性及基础性价值。最后,需要持续更新教育研究范式的规范价值。ChatGPT将对原有的教育研究范式规范价值产生较大冲击,这要求学者们不断重新审视并调整相应的规范准则。学者应充分保障所涉及人类受试者的权益,避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及违背学术诚信规范。有学者提出,“主客体在ChatGPT的反馈强化学习机制中可能会迷失自我,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连绵不断”^[52]。为此,在利用ChatGPT推动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要重视规避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确保研究过程及结果不对政治及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五、结语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全球范围迅猛发展,业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增长极。科研智能化有望成为未来科学研究的新范式^[53]。ChatGPT在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强大的功能和广阔的前景,预示着教育研究范式变革将是大势所趋。从长远来看,ChatGPT变革教育研究范式可赋能教育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然而,ChatGPT变革教育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及风险挑战不容忽视。“人工智能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真的做出不利于人的决策,而恰恰是它能‘代替或参与人的决策’这件事本身”^[54]。ChatGPT的不当应用或其固有的技术限制可能对教育知识产出、师生基本权利及社会稳定性等构成潜在威胁。“在利益驱动下人类社会有可能使超级人工智能或者接近此种水平的技术在未来加速问世。”^[55]在全球资本推动下,ChatGPT正快速进化,日后有可能演变为通用智

能乃至超级智能。因此,教育学者应当保持理性谨慎的态度,深刻认识及充分防范相关风险,创造性地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教育研究范式注入变革活力。

参考文献:

- [1] OpenAI. GPT-4 [ED/OL].<https://openai.com/research/gpt-4>, 2023-07-03.
- [2] Van Dis E A M, Bollen J, Zuidema W, et al. ChatGPT: Five priorities for research[J].*Nature*,2023,614(7947):224-226.
- [3] 马凤岐,谢爱磊.教育知识的基础与教育研究范式分类[J].*教育研究*,2020,41(5):135-148.
- [4] Kivunja C, Kuyini A B.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research paradigms in educational contex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17,6(5):26-41.
- [5] Taylor P C, Medina M.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From positivism to pluralism[J].*College Research Journal*, 2011,1(1):1-16.
- [6] Chipindi F M, Serenje-Chipindi J, Daka H. An Analysis of Episte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J].*Journal of Lexicography and Terminology*,2020,4(2):105-118.
- [7] 袁振国.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3):4-17.
- [8] Munoz -Najar Galvez S, Heiberger R, McFarland D. Paradigm wars revisited: A cartography of graduat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1980-2010)[J].*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20,57(2):612-652.
- [9] 王卫华.教育思辨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从分野到共生[J].*教育研究*,2019,40(9):139-148.
- [10] (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5.
- [11] 张羽,刘惠琴,石中英.指向教育实践改进的系统范式——主流教育研究范式的危机与重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42(4):78-90.
- [12] Khatri K K.Research paradigm: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2020,5(5):1435-1440.
- [13] 曾荣光,罗云,叶菊艳.教育研究本体论的再认识:从意识到制度[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3,21(1):134-165.
- [14] 李均,黄丹阳.“人”的回归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微观转向——来自微观史学的启示[J].*江苏高教*,2021,(8):35-40.
- [15] 孙振东.教育研究方法论探索[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2008.187.
- [16] 方泽强,黎旋.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应何为?——主体、论域、价值和方法之变革[J].江苏高教,2022(4):10-18.
- [17] 汪基德,王开.关于教育研究范式分类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3):65-70.
- [18] 付八军.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目的抑或手段?[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35(1):18-20.
- [19] 任萍萍,李鑫.循证教育研究:缘起、困境、体系框架与实施建议[J].中国电化教育,2021,(12):33-39.
- [20] 董云川.高等教育研究的角色与话语[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21(5):62-67.
- [21] 王洪才,田芬.“证实规律”与“阐释意义”: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研究范式的两种旨趣[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3):84-93.
- [22] 李均.论学术信仰[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12):7-15.
- [23]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3.
- [24] Bacon F. Novum organum[M]. New York: P.F. Collier, 1902. 48.
- [25] Popper K.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80.
- [26] 刘旭东.回到原点:论教育的学术传统[J].教育研究,2013, 34(8):10-15.
- [27] Knorr-Cetina K D.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11.
- [28] Rahman M M, Watanobe Y. ChatGP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d strategies[J]. Applied Sciences, 2023, 13(9):5783.
- [29] 肖绍明.“朝向事件本身”的教育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2020,41(5):10-17.
- [30] 任剑涛.知识与情感:ChatGPT 驱动的交往革命[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4):11-16.
- [31] 余清臣.论教育研究方法的技术与艺术逻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3,(2):25-34.
- [32] Repko A F, Szostak 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ory[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20.135.
- [33] 郑永和,周丹华,张永和等.计算教育学视域下的 Chat-GPT:内涵、主题、反思与挑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7):91-102.
- [34] 谭维智.将科幻作为一种教育研究范式[J].教育研究, 2022,43(5):17-33.
- [35] 顾小清,蔡慧英.预见人工智能的未来及其教育影响——以社会性科幻为载体的思想实验[J].教育研究,2021,42 (5):137-147.
- [36] Taecharungroj V. “What Can ChatGPT Do?” Analyzing Early Reactions to the Innovative AI Chatbot on Twitter[J]. Big Data and Cognitive Computing, 2023,7(1): 35.
- [37] Burger B, Kanbach D K, Kraus S, et al. On the use of AI-based tools like ChatGPT to support management research[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23,26(7):233-241.
- [38] 荀渊.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使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7):56-63.
- [39] Anders G.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and II: über die Zersta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M]. München: C.H.Beck, 2018.37.
- [40] Gravel J, D'Amours-Gravel M, Osmanlliu E. Learning to fake it: Limited responses and fabricated references provided by ChatGPT for medical questions[J].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Digital Health, 2023,1(3):226-234.
- [41] 肖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 ChatGPT 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4):1-10.
- [42] Ray P P. ChatGP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background, applications, key challenges, bias, ethic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scope[J]. Internet of Things and Cyber-Physical Systems, 2023, (3):121-154.
- [43] 焦建利,陈丽,吴伟伟.由 ChatGPT 引发的教育之问:可能影响与应对之策[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3):19-32.
- [44] 张璐,郭晓亮,景勇等.ChatGPT 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ED/OL]. <https://doi.org/10.19619/j.issn.1007-1938.2023.00.043>. 2023-08-10.
- [45] 李仪,王蒙.ChatGPT 视野下知识产权保护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成渝治理者对 ChatGPT 数据产品确权为视角[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37(6):129-136.
- [46] 蓝江.ChatGPT 是否会吞噬我们的剩余快感——人工智能时代的病理学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4):53-61.
- [47] 张夏恒.ChatGPT 的政治社会动能、风险及防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0(3):5-12.
- [48] 贾利军,徐韵,贺达豪等.魔鬼还是天使:从 ChatGPT 爆火看人工智能与科学的发展方向[J].上海管理科学,2023, 45(4):8-14.
- [49] 何伟光.走向解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本质的哲学沉思[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7):11-20.
- [50] 王茂福,严雪雁.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应

- 用价值、现实梗阻与路径支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0(4):87-96.
- [51] 唐玉溪,何伟光.人工科学视域下的世界一流大学智能教育体系建设——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J].现代教育技术,2023,33(4):119-126.
- [52] 王少.ChatGPT 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线路、安全风险及防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0(2):153-160.
- [53] 唐玉溪,何伟光.世界一流大学智能教育何以可能——基于美国五所高校的案例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3,39(3):45-54.
- [54] 王建磊,曹卉萌.ChatGPT 的传播特质、逻辑、范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0(2):144-152.
- [55] 唐玉溪,何伟光.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何以存在:规定、窘境与超越[J].中国远程教育,2022,(10):21-28.

【责任编辑:向博】

How Has the ChatGPT Transformed the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HE Wei-guang¹, LI Jun²

(1.The Marxism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2.Facult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Generative AI, exemplified by ChatGPT, marks a pivotal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history. Modern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Epistemologically, there'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Ontologically, divergent stances result in confrontations among varied subjects. Methodologically, there's a lack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xiologically, research values seem inconsistent and waning in conviction. ChatGPT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it can reshape knowledge production, bridging theory to real-world application; overcome ontological barriers, encourag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tegrate diverse research methods, spurring innovation; and balance various value orientations, moving away from sheer utilitarianism. However, ChatGPT, being transformative, isn't without pitfalls, including potential errors in knowledge generation, opaque processes, and risk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copyright issues. Scholars' roles seem diminished, risking over-reliance on algorithms, and there are concerns ov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etal impacts. To utilize ChatGPT effectively for reshap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towa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s a need to: restructure knowledge production logic; innovate ontologically while maintaining human-centric research; blend traditional and novel research methods; and emphasize humanistic values, prioritizing benevolence in research orient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ChatGP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